



# 民国时期民俗陈列展览述论

Analysis of the Folklore Exhibition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申晓航

Shen Xiaohang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北京, 102401)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01)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 在民俗学运动以及改良风俗政策引导下, 民俗学研究机构、民众教育馆、博物馆等机构纷纷开展民俗相关陈列展览。民国时期民俗陈列展览展示方式多元, 且呈现出在地与他者两种内容模式, 在阐释路径上有学术研究与移风易俗两种倾向, 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 民国 民俗展览 博物馆史 民俗学史 博物馆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olklore movement and the policy of transforming social traditions, many institutions (such as folklore research institutions, mass education museums, museums, etc.) carried out exhibitions related to folklore. This kind of exhibition had multiple display methods, presenting two content perspectives on local and cultural others, with two interpretation approaches of academic research and improving customs. Folklore exhibi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lklore exhibition; history of museums; history of folklore studies; museum

民俗, 即民间风俗, 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民俗陈列展览正是关于民俗事项、民俗文物、民俗文化的陈列展览。民国时期, 我国开始了民俗陈列展览工作, 目前学界对此关注较少, 鲜有系统研究, 本文爬梳民国时期民俗陈列展览的相关文献, 还原是时民俗实物及

研究成果的展示情况与内容特点, 并探索其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以期当下民俗展览提供历史参考。

## 一、民国时期民俗陈列展览的缘起与发展

中国民俗陈列展览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 南通博物苑陈列了南通及附近地区的民俗材料, 可视为中国人首次在自己创建的博物馆中大规模地陈列民俗材料<sup>[1]</sup>。也有部分学者认为, 中

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展示工作是与中国民俗学的建立同时开始的<sup>[2]</sup>。伴随着新文化运动，中国文化界将视野转向普通民众，认识到民俗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兴起了民俗学运动。这一运动最初以征集和研究歌谣等文字资料为发端，自20世纪20年代初，被搜集的民俗材料中增加了实物。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另成立风俗调查会<sup>①</sup>，提出“征集器物”的调查方法<sup>[3]</sup>。厦门大学国学院风俗调查会《风俗调查计划书》也写明：“所要收集的材料除用文字记载的以外还有许多需采置保留的，如赌局玩具等，或是需影照的，如赛会时的情景服装等。”<sup>[4]</sup>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本所计划书》中民俗部分也表现出对实物材料采集的重视<sup>[5]</sup>。可见，随着民俗学运动的发展，民俗物品纳入民俗学收集、研究的视野，其重要性也逐步提升。与之相伴，各高校民俗学研究机构也展开了民俗物品陈列室、展览会、博物馆陈列的组织工作，体现了浓郁的学术性与研究性。

北伐战争后，政府加大了对于移风易俗的政策引导，民众教育馆等机构纷纷将民俗作为改良风俗的教育材料予以展示。相较于上一阶段的“大学民俗”，这一阶段的民俗展览数量大幅增加，并且带有更强的社会性与教育性。1937年，博物馆学家荆三林先生《民俗博物馆在现代中国之重要性》提出民俗博物馆是“以民俗的材料而用博物馆性质组成的社会文化教育机关……可以输

入文化知识，可以普及教育，又可供一般学术家的参考。甚而说，可以因人民的生活而改良社会”<sup>[6]</sup>。可见，各界对民俗展览社会教育目的的认识不断提升。

## 二、民国时期民俗相关陈列展览的开展情况

### 1. 民俗物品陈列室的设立

民俗物品采集后，各民俗学机构也纷纷成立陈列室对物品进行保管，如北京大学风俗陈列室、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中山大学风俗物品陈列室、安徽省立图书馆历史民俗陈列室、暨南大学人类学民俗样本陈列室、台湾大学民俗标本陈列室等。此类陈列室多以民俗物品保管收藏为目的，并未达到成熟陈列展览的标准。

首先，此类陈列室大多对民俗物品进行标本化收藏，其陈列组织性较差。如北京大学风俗陈列室成立于1923年，收藏有农历新年风俗物品及各地的服饰<sup>[7]</sup>，更多起到民俗物品保藏作用，未见相关文献中有展品组织情况记载。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于1929年开始登记、分类、编目工作，薛澄清《关于编纂古器物 and 风俗品的目录的我见》一文为其提出四种分类法：编年序列法、字母分类法、地域分类法与体裁或形式分类法<sup>[7]</sup>，可见该陈列所已展开了民俗物品整理工作，但同样未见展品组织情况记述。中山大学风俗物品陈列室收藏有大量民俗书籍以及民俗物品凡数万余件<sup>[8]</sup>。1929年《风俗物品陈列室藏物》将藏品按职能与用途分为首饰、衣服鞋帽、音乐、应用器物、工用器具、小孩玩具、赌具、神的用具、死人的用具、科举的遗物、官绅的遗物、迷信的品物、民间的文艺共十三类<sup>[9]</sup>。该陈列室可视为中国第一个依从民俗学分类的民俗器物陈列<sup>[10]</sup>。但从现有影像资料来看，陈列室器物虽分类陈列，但在展品组织上仍显得凌乱堆杂（图1）。

其次，此类陈列室虽有对外开放的相关记载，但其公共性仍较为欠缺。如北京大学风俗陈列室仅在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开会时，由主任沈兼士引导各会员进行参观<sup>[11]</sup>。厦门大学文化陈列所曾发布因整理藏品事宜谢绝参观的通知：“故暂时谢绝参观，想不日目录编订后，当可照常开放也。”<sup>[12]</sup>可知该

① “风俗”是地志的重要传统，指特定区域、特定人群沿革下来的风气、礼节、习惯等的总和。民国时期，我国本土的现代民俗学处于起步阶段，学界对民俗学的概念屡有探讨。从北大风俗调查会提出“民俗学”，到民俗学会会员陈锡襄先生所提“歌谣学”，江绍源提议“谣俗学”“民学”，再到“民俗学”，学界对民俗的理解与定义不断变化。此处及后文“风俗”一词皆是对民国时期的组织或展览名称的直接引用，为避免概念混淆故特意说明。



陈列所常规情况下开放参观，展现了一定的公共性。但从薛澄清对文化陈列所藏风俗物品“我眼见它们受人家死封在柜子里”、“也就同时硬给人家锁住在柜子里，所谓‘置诸不闻不问’之地”<sup>[7]</sup>等描述，可知厦门大学的风俗物品未能得到良好展出。暨南大学人类学民俗样本陈列室也仅在校庆日起开展展览三天<sup>[13]</sup>。

各民俗学研究机构所设立的民俗物品陈列室对所藏物品进行了不同水平的藏品组织管理工作，并有对外开放参观的相关记载，但并不能算作成熟开放的公共展览，更多以民俗物品保管收藏、高校研究教学为目的。

2. 民俗相关公共陈列展览的开展

随着对民俗教育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入，民俗学研究机构、博物馆、图书馆、教育馆等主体积极开展公共民俗展览，据笔者统计民国时期陆续举办了二十余次民俗主题展览（表1）<sup>①</sup>。



图1 中山大学风俗物品陈列室  
采自《本所风俗物品陈列室》，《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9年第6卷第62期

除专门展览会之外，民俗学研究机构也将民俗物品送至其他综合公共展览会进行展出。如1929年西湖博览会，设有革命纪念馆、教育馆、博物馆、丝绸馆、卫生馆等馆舍，其中教育馆中“文献部”里陈列着风俗器物 and 已印或未印的《民俗文艺》，多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提供的展品<sup>[14]</sup>。1933年

表1 民国时期民俗主题展览一览表

| 序号 | 时间               | 陈列展览名称  | 地点/机构              |
|----|------------------|---------|--------------------|
| 1  | 1931年2月22日—2月28日 | 民间艺术展览会 | 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        |
| 2  | 1931年2月24日—2月26日 | 风俗展览会   | 盛京皇宫博物馆            |
| 3  | 1932年            | 过年礼俗展览会 | 浙江省立民众教育馆          |
| 4  | 1932年2月6日—2月20日  | 年俗展览会   | 济南民众教育馆            |
| 5  | 1933年1月30日—2月1日  | 绥远年俗展览会 | 绥远社会教育馆            |
| 6  | 1934年            | 风俗版画展览  | 北平国书馆              |
| 7  | 1934年            | 开封年俗展览  | 民众教育馆              |
| 8  | 1934年2月6日—2月8日   | 年俗展览会   | 河北省立实校试验区，小王庄简易教育馆 |

① 此表据笔者所见民国文献整理，如有遗漏望方家指正。

续表

| 序号 | 时间                 | 陈列展览名称                | 地点/机构              |
|----|--------------------|-----------------------|--------------------|
| 9  | 1934年2月5日—2月18日    | 年俗展览                  | 津民教馆               |
| 10 | 1935年              | 年俗展览会                 | ( 陕西 ) 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   |
| 11 | 1935年2月4日—2月18日    | 年俗展览会                 | 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          |
| 12 | 1935年              | 礼俗改进展览会               | 平市民众教育馆乡村试验区       |
| 13 | 1935年10月13日—10月23日 | 改良民俗展览大会              | 嘉定县党部、各教育馆         |
| 14 | 1935年10月4日—?       | 首都民俗展览                | 江苏省立民教馆、第一公园       |
| 15 | 1936年1月17日—1月22日   | 年俗展览                  | ( 陕西 ) 省二民教馆       |
| 16 | 1936年1月26日—?       | 年俗旧习惯展览会              | 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          |
| 17 | 1937年              | 海南岛黎苗民俗品及摄影展览会        | 上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   |
| 18 | 1937年5月5日—?        | 民间图画展览                | 杭州湖滨民教馆            |
| 19 | 1939年              | 年俗展览会                 | 西安民众教育馆            |
| 20 | 1942年7月16日—8月10日   |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            | 中法汉学研究所            |
| 21 | 1944年              | 贵州夷苗衣饰展               |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
| 22 | 1945年2月14日—?       | 宗教民俗展览                | 重庆市民众教育馆、说文社       |
| 23 | 1946年              | 高山族土俗展览               | 东南人文研究所            |
| 24 | 1947年              | 民间艺术展览会               | 台中民教馆              |
| 25 | 1948年              | 台湾高山族土俗展览会            | 大新公司二楼             |
| 26 | 1948年5月5日—?        | 台湾高山族风俗艺术展览           | 中国美术馆/上海南昌路环龙路法文协会 |
| 27 | 1948年6月14日—6月16日   | 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民生样本陈列室校庆公开展览 | 暨南大学人类学系民生样本陈列室    |
| 28 | 1948年              | 改良礼俗展览会               | 汉口市立民众教育馆          |

广州市展览会开幕，延续了西湖博览会在经济政治功能、展示分类等方面的特点<sup>[15]</sup>，专门开设有民俗馆，展品亦多由中大语史所提供，少部分从岭南大学借展，有南洋群岛土人、朝鲜族、云南彝族等的风俗物品<sup>[16]</sup>。民俗物品作为是时经济、政治等主题会展的一部分得以展示。

一些地方文物展也乐于将民俗作为地方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进行展出。如

1931年西北科学考查团第一次展览会开展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研究院，展览品共分三个部分，其中“二为风俗”，包括“衣物、饰品、乐器、经典”<sup>[17]</sup>。1931年北平文化展览会，分四部，其中一部为民俗部<sup>[18]</sup>。1935年西北文物展览会展有史地、社会、教育等各类物品，其中包括风俗类，展示本地人民生活及冠婚丧祭时之衣饰用具等<sup>[19]</sup>。1936年浙江文献展览会分十二室陈列，其中包括民俗物品<sup>[20]</sup>。1947年国立沈阳博物院东北文物展览会共九类展品，其中包括民俗物品一类<sup>[21]</sup>。

有的博物馆也专门设有民俗相关陈列。如广州市立博物馆自1929年筹建起就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民俗学会合作，





展示该所藏品，于馆址镇海楼第四、五层设立“美术与历史风俗两部陈列室”，其中四楼主要为民俗物品<sup>[15]</sup><sup>97</sup>。上海市博物馆第三陈列室陈列有上海本地民俗物品<sup>[22]</sup>。北碚平民公园博物馆设有风物陈列室，陈列各种有关风俗之古物<sup>[23]</sup>。南宁省立博物馆陈列有广西特种师资训练所征集所得“服饰、乐器及巫师所用之物器，计二百六十种”<sup>[24]</sup>。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第四陈列室陈列有民俗风物陈列品<sup>[25]</sup>。辅仁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虽称“人类学”，但陈列物品多为民间艺术品、制造品、儿童玩具、年画、纸马、婚丧仪仗等，更偏向“民俗”<sup>[26]</sup>。可见博物馆在民国时期对民俗文物收藏、展览发挥的重要作用。

### 3. 民国时期民俗陈列展览的展示方式

民国时期民俗陈列展览呈现了多元的展示方式。1948年费耕雨、费鸿年所著《博物馆学概论》中对博物馆陈列的叙述，展现了民国时期我国博物馆陈列常用方法以及陈列水平，书中概括了各类型展览适宜的陈列法：工艺品常用时代陈列法与分类陈列法，而自然科学与民族民俗展览可采用配合陈列法<sup>[27]</sup>。实际上，民国时期民俗相关陈列展览对上述三种陈列法都有所运用。

时代陈列法，是将展品以历史为序进行陈列，以示各时代的特色。民国时期博物馆通常将民俗相关内容合并于历史陈列，是为脉络化的“社会历史”陈列。如北碚博物馆的风物陈列室“有梁、唐、宋、明、清、现各代风物，及南洋康藏凉山各地风物”<sup>[23]</sup>，又有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文馆陈列“史前期、青铜期、秦汉三国、两晋六朝、隋

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满蒙、西北、羌藏、西南、马来半岛、人种”<sup>[28]</sup>。这类陈列以历史发展为脉络，将民俗物品纳入时间发展的序列。同时以地理区域或民族文化为单位进行划分，将展品有逻辑地排列组合，再现历史面貌，反映文化差异，直观反映时空不同，风俗面貌的多样性。

分类陈列法，是将展品依其原料、工艺、功能或内容等进行分类陈列。如杭州民间图画展览会为了便于观众阅览，将展品分为“（1）由家庭生活产生的民画（2）民社之神像（3）有关于生产之神像（4）吉祥意义之民画”<sup>[29]</sup>等八类进行展出，具有学术性的同时易于观众理解。

配合陈列法，又称联合陈列法，是指将展品以其原有情形配列，将标本或模型配合陈列成自然的状态。盛京皇宫博物馆风俗展览会在结婚部分室内陈设类似结婚礼堂，用手工制成的泥人展现了“新娘乘花轿，两旁鼓乐列队”的旧式结婚仪式<sup>[30]</sup>。上海市博物馆海南岛黎苗民物展览会展示黎族、苗族、瑶族的模型数十件，“惟妙惟肖，与黎苗真人无异”<sup>[31]</sup>。这种方法利于引起民众的兴趣，留下深刻的印象，起到较好的教育效果。

除此之外，有的展览还积极开发衍生活动与衍生品，如海南岛黎苗民俗品及摄影展览会在展前请来花面文身黎族女子四人表演织布并唱歌<sup>[32]</sup>；杭州民间图画展览会积极编印展览特刊，使参观者便于检查展览品的名目<sup>[29]</sup>。

## 三、民国时期民俗相关陈列展览内容特点

### 1. 在地与他者两种内容模式

民国时期民俗相关陈列展览在内容上呈现出“在地式”与“他者式”两种模式。民国时期学界对民俗学的认识受到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偏向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叶德均在《民俗学底意义及其变迁》中指出我国民俗学的解说大部分借助于文化人类学，随人类学的发展而发展<sup>[33]</sup>。林惠祥在撰写《民俗学》一书时便引用了英国彭尼对民俗学概念的叙述，带有强烈人类学色彩：“研究这种传袭的事物，一方面应观察现代文明民族中无学问阶级所保存的奇异的信仰、惯习、与故事等……又一方面，则在未开化民族中也可获得很多与上述相同的材料。”<sup>[34]</sup>也有学者论述了民俗学与民族学的关系，认为“二者关系异常密切，皆是以初民文化为研究的对象”<sup>[35]</sup>。可见我国民俗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相互交叉，在研究普通民众文化的同时，对我国少数民族等群体较为关注。



各民俗学研究机构在民俗物品的征集方面呈现出本地区民俗和少数民族民俗两个调查方向。北大风俗调查表中特别提出：“对于满、蒙、藏、回、朝鲜、日本及南洋诸民族的风俗，如有确知真相愿意供给材料者，尤为特别欢迎。”<sup>[3]</sup>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风俗调查会章程规定：“本会调查风俗，先从闽南入手，次及福建全省，再次及全国。”<sup>[36]</sup>后林幽所拟《风俗调查计划书》也提出在注重调查普通人民的风俗的同时，对于有特别文化的人群也极想调查<sup>[4]</sup>。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本所计划书》写明：“作两粤各地系统的风俗调查、西南各小民族材料之征集、征求他省材料。”<sup>[5]</sup>其实，北大风俗调查会与厦大风俗调查会虽已产生少数民族风俗调查的愿望，但限于经费、条件，未能有丰硕成果。到中大时期，辛树帜、史禄国、杨成志等人才实然开展少数民族民俗调查活动，收获大批珍贵民俗材料，少数民族的风俗调查计划获得实质性进展<sup>[37]</sup>。至此，民俗学运动中的民俗物品征集上述两个方向的格局已形成，并影响民俗展览呈现出地方性和民族性两个特点。

部分展览以展示当地民俗为主。如上海市博物馆的陈列以上海地方文化为中心，展示传播地方史，包括上海本地民俗物品，“本部陈列品以上海历史为中心，所以表现地方之发展痕迹者也。……如衣服、装饰、钱币、娱乐用具等陈列品，亦均可见一时一地风俗之变迁也”<sup>[22]</sup>。台中民教馆1947年组织的民间艺术展览会主要展出“1富有地方色彩的民间图画及木刻画；2代表当地风俗习惯使用的剪花纹纸，及神庙图像，并其他有关地方性的艺术品；3代

表当地艺术，美术的图案花纹样品及照片”<sup>[38]</sup>，十分关注本地文化艺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上述展览展示当地文化，体现了展览“在地”主体视角下的风土人情。博物馆学界也对在地式展示提出支持，如1948年费耕雨、费鸿年《博物馆学概论》指出民俗参考品在地方博物馆及乡土博物馆中的重要性及其教育意义<sup>[27]</sup><sup>[43-44]</sup>。

也有部分展览注重展示少数民族民俗。如上海市博物馆1937年组织的海南岛黎苗民俗品及摄影展览会，在“沪上人士，颇多注意”海南岛开发事项之时，博物院特地商请刘咸教授在海南岛实地采集各项物品，以专室陈列<sup>[31]</sup>。国立中央博物院陈列满族、蒙古族、羌族、藏族等民族以及马来半岛等地的风俗物品<sup>[28]</sup><sup>[31]</sup>。北碚博物馆陈列“南洋康藏凉山各地风物”<sup>[23]</sup>。上述展览以“他者”视角对少数民族民俗进行研究、展示。不同于民国时期民族学展览对民族管理、边政建设的强调，以及对民族地区自然地理、产业、文化等全方位的展示，少数民族民俗展览侧重于展现少数民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多元样貌，对我国民族学展览展示工作起到一定补充、启示作用。

## 2. 学术研究与移风易俗两种阐释路径

民国时期，因目的相异，不同主体对传统民俗存在不同的态度。从民俗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民俗材料是需要保存、研究的对象。顾颉刚曾在发言中提到：“我所特殊注意的，是目今时代的推进影响风气的变动，风俗资料会因此而湮没的，所以大家要赶紧搜集风俗资料，来整理研究，保存学术于万世。”<sup>[39]</sup>钟敬文也指出：“中、下层文化，虽然也有坏的部分，但却有许多可取之处，甚至还是极为宝贵的遗产。”<sup>[40]</sup>而从移风易俗的角度出发，辛亥革命以来，现代政权为实现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常以政权的力量推动习俗变革<sup>[41]</sup>。

因此，上述民俗相关陈列展览虽皆以民俗物品、材料作为主要展品，但在对展品的利用与阐释上却存在“保护研究”与“变革改良”两种倾向。第一类是从学术视角出发，将民俗物品进行收集、记录与研究，将其科学分类展陈，以期让各界观众对民俗产生更清晰的认识。如1937年杭州湖滨民教馆开展的民间图画展览会，由民俗学者钟敬文带领杭州民众教育学校师生征集民间图画，施世珍整理后展出。华白沙在展览会后阐述了该展览三个目的：对民间艺术进行收集、整理可唤起一般人士对民艺的注意；可以通过展览了解民众生活心理，促进民教工作；民间图画作为



“历史遗留物”是各学科学界人士贵重的研究资料<sup>[29]</sup>。又如1942年由中法汉学研究所搜集整理举行的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展览将展品分为A—K共11组展示，以图画主要内容、细节的差异进行科学分组，并展览关于此类研究的参考书籍<sup>[42]</sup>，体现了很强的学术性与研究性。可见此类展览认可民俗的价值，从积极角度对民俗进行解读。

第二类展览则是将一些传统民俗物品作为“正反教材”予以展示，意在对比习俗优劣，改良民众风俗。上文表格中年俗展览会、改良风俗展览会多由民众教育馆或党部组织开展，展示年俗、民俗物品的同时，利用文字、图表、警示标语说明旧习俗的弊害，以达成时代背景下移风易俗的目的。如1935年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举办的年俗展览会展有“财神、门神”等年俗用品，以及各种说明及统计、艺术标语、年俗讽刺画等辅助展品。会后也提出展览的目的：“利用展览的形式，施以观感的教育，把过旧历年的弊害，消耗数目的可惊，用文字实物图画表明出来，使民众参观以后，有所警悟。”<sup>[43]</sup>1935年嘉定改良民俗展览大会也提出对民俗“或属消极的纠正，或属积极之指导”<sup>[44]</sup>。两类展览存在殊异，但都对民俗材料赋予社会教育的功能，“扬”“弃”互补，批判传统民俗的愚昧迷信之处，弘扬有价值的优点，共同认识、重建民众的生活及其文化。

#### 四、民国时期民俗陈列展览的社会影响与历史使命

从现有资料来看，民国时期民俗陈列展览吸引了较多观众，包括各界人

士，展现出一定的影响力。如杭州民间图画展览会记录参观人数四千左右，有画家、雕刻家、图案家、作家，教育界、新闻界等各界人士，也有乡间妇女参观展览的反应等相关记载<sup>[29]</sup>。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按原定计划展览十五天，由于参观人数众多又延长十天<sup>[45]</sup>。首都民俗展览会更是在五天内吸引了四万左右观众参观<sup>[46]</sup>。除此之外，济南年俗展览会等展览还设有“批评簿”及“民意测验”，收集观众反馈<sup>[47]</sup>。可见民俗展览对观众的影响，对民意的重视。

民国时期民俗陈列展览的开展情况、内容特点以及社会影响都督促我们重新思考：民俗与民俗学是什么？民俗展览的历史意义是什么？从古至今，民俗的作用、功能、与国家的关系等随着历史变迁在不断演变，民俗陈列展览的历史意义也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

民国时期，国家、民族危亡，新文化运动引进“民主”与“科学”，我国民俗学顺应着时代的需要而产生，肩负着认识民众、解放民众文化、改造民众地位的社会责任。正如1928年《民俗》周刊发刊词中所写：“我们乘着时代的使命，高声喊几句口号：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的社会！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念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没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sup>[48]</sup>民国时期民俗陈列展览也由此指向民众的启蒙与觉醒，体现着民主主义精神。如杭州民间图画展览会指出：“我们如要教育民众，组织民众，一而要明白民众生活底物质部分，同时尤应了解它底心理部分。……从事民教工作者，如果要明白民众过去教育底内容和方式，或者要从过去的遗物中，采取足以促进和丰富未来文化的资料，就不能不从事民教背景探究的工作。我们希望从这种展览中，能深深地唤起民教工作者的注意。”<sup>[29]</sup>

眼光向下的同时，民国时期民俗学也带有救亡解放的民族主义色彩。杨旭东总结：“进入近代社会，在民族危亡面前，统治阶级和知识精英借助民俗进行改良和启蒙，民俗成为民族主义化的工具和利器。帝制灭亡以后，民族国家受外来思潮的影响，把民俗视为新政权建立和发展的障碍，对其进行‘革命’。”<sup>[49]</sup>民国时期民俗陈列展览也体现出这种民间文化与上层国家之间的联系与张力。如海南岛黎苗民物展览的缘起便是对海南岛开发的关注，期望对黎族“扶绥教化，使跃于国内各民族平等地位，则于增实国力关系匪浅”<sup>[50]</sup>。许迪提到暨南大

学民俗标本陈列室的意义：“我国边疆腹地种族繁多，风俗殊异，以言开发边疆，研究民族文化，则非对各种民俗有深切的认识不可，因此民俗标本的收集，陈列室之设立，更具有国防上的意义。”<sup>[51]</sup>台湾高山族民俗展也提到“使国人对于边疆民族有所认识……所以促进文化交流，增厚民族感情”<sup>[52]</sup>，可见民俗展览对国力提升、民族进步的现实关注。也有观众记录了观展反馈：“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搜集了苗族和云南、松花江等处人的衣饰用物，有很多都是我们没有见过的。”<sup>[46]</sup>这反映出展览对民众认识少数民族民俗起到了实际作用。荆三林先生提出，近代中国文化、政治、经济、武力落后，其根本在于人民的知识问题。而民俗博

物馆是整个人类生活的一种写照，可以输入文化知识，可以普及教育，还可以因人民的生活而改良社会<sup>[6]</sup>，这体现了民俗展览、博物馆在社会、民族、国家高度的上层视角。

## 五、结语

民国时期民俗相关陈列展览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回顾与反思，不论是深入田野的学术精神，对民族民俗的密切关注，“眼光向下”的民众视角，还是扬弃并行的动态民俗思维，在今天仍应得到重视。

回归当下，我国民俗专题类博物馆日益增多，综合类博物馆民俗相关馆藏与展览也屡见不鲜。《“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等文件也强调应积极扶持民族民间文化整理研究、加强民俗非遗保护、建设专题馆等。博物馆在今天应更好地发挥传播民俗文化知识、增强民族团结、鼓励民众参与和记忆共享、促进优秀民俗文化遗产、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 参考文献

- [1] 徐艺乙. 中国民俗文物概论: 民间物质文化的研究[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 147.
- [2] 杨文龙. 民俗博物馆论要[J]. 中国博物馆, 1995(4): 51-54.
- [3] 容肇祖. 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续)[J]. 民俗, 1928(17/18): 14-31.
- [4] 林幽. 风俗调查计划书[J]. 民俗, 1928(7): 8-12.
- [5] 顾颉刚, 余永梁. 本所计划书[J].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9, 6(62/63/64): 13-20.
- [6] 荆三林. 民俗博物馆在现代中国之重要性[J]. 学术世界, 1936, 2(2): 58-61.
- [7] 薛澄清. 关于编纂古器物 and 风俗物品的目录的我见[J].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 1929, 8(92/93): 30-32.
- [8] 杨成志. 会闻: 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物目录一览[J]. 民俗, 1936, 1(1): 223-311.
- [9] 风俗物品陈列室藏品[J].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 1929, 6(62/63/64): 129-160.
- [10] 关昕. 从生活日用到文物藏品: 民俗器物博物馆化的话语表征与意指实践[J]. 中国博物馆, 2014, 31(4): 45-52.
- [11] 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纪事[J]. 歌谣周刊, 1924(58): 6-7.
- [12] 校闻: 文科古物陈列室近闻[J]. 厦大周刊, 1929(197): 6.
- [13] 许迪. 民俗标本室巡礼[N]. 申报, 1948-06-28(7).
- [14] 钟敬文. 为西湖博览会部分展品写的话[C]//钟敬文文集: 民俗学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 667.
- [15] 丁蕾. 从私藏到公共展览: 民国时期广州的博物馆和展览会[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213.
- [16] 广州市展览会民俗馆概况[J]. 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 1933, 1(2): 77.
- [17] 西北科学团第一次展览会[N]. 时事新报(上海), 1931-02-14(3).
- [18] 平文化展览会[N]. 益世报, 1931-01-26(3).
- [19] 西北文物展览会消息: 西北文物展览会征集出品规则[J]. 开发西北, 1935, 3(5): 109-111.
- [20] 浙文献展览会开幕[N]. 民报, 1936-11-01(4).
- [21] 东北文物展展品分九类[N]. 申报, 1947-10-18(6).





- [22] 上海市博物馆要览[M]. 上海: 上海市博物馆, 1937: 1.
- [23] 萧蕴昆. 北碚博物馆一瞥[J]. 北碚月刊, 1937, 1(5): 56-58.
- [24] 李宗仁. 广西之建设[M]. 桂林: 广西建设研究会, 1939: 525.
- [25]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概况[M]. 杭州: 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总务部, 1947: 3.
- [26] 杨堃. 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J]. 民族学研究集刊, 1948(6): 92-102.
- [27] 费耕雨, 费鸿年. 博物馆学概论[M]. 上海: 中华书局, 1948: 119-127.
- [28]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M]. 南京: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 1942: 32.
- [29] 民间图画展览会纪事[J]. 民众教育·民间民俗文化专号, 1937, 5(9-10): 102-113.
- [30] 风俗展览会情形[N]. 盛京时报, 1931-02-28(4).
- [31] 市博物馆举行海南岛黎苗民物展览会[N]. 申报, 1937-04-21(7).
- [32] 校闻: 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民俗品及摄影展览会讯[J]. 国立中山大学日报, 1937(2384): 2.
- [33] 叶德均. 民俗学底意义及其变迁[J]. 文学季刊, 1935(2): 91-98.
- [34] 林惠祥. 民俗学[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4: 2-3.
- [35] 张少微. 边建与民俗[J]. 边政公论, 1944, 3(12): 4-10.
- [36] 校闻: 国学研究院风俗调查会之发起与进行[J]. 厦大周刊, 1926(169): 3-4.
- [37] 施爱东.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与早期西南民族调查[J]. 文化遗产, 2008(3): 46-57.
- [38] 展览会集锦: 台中民教馆举办民间艺术展览[J]. 图书展望, 1947(5): 35.
- [39] 张紫晨. 中国民俗学史[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258-259.
- [40] 钟敬文. “五四”时期民俗文化学的兴起[C]//钟敬文文集: 民俗学卷.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108.
- [41] 赵凤欣. 历法之争下的新年变革——以民国时期上海为中心的考察[J].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4(1): 84-90.
- [42] 学术文化消息: 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J]. 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 1942, 1(1): 1-3.
- [43] 本馆举行年俗展览会志详[J]. 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月刊, 1935, 1(10): 7-12.
- [44] 改良民俗展览大会[N]. 申报, 1935-10-12(12).
- [45] 余振华. 民国时期中国民俗学研究中的法国范式[J]. 外国语文论丛, 2022(1): 221-228.
- [46] 汪瘦秋. 参观首都民俗展览会后[N]. 上海报, 1935-10-18(6).
- [47] 林恒. 年俗展览会结束以后[J]. 民众周刊(济南), 1932, 4(8): 1-2.
- [48] “民俗”发刊辞[J]. 民俗, 1928(1): 1-2.
- [49] 杨旭东. 国家与民俗关系的演变轨迹与当代检讨[J]. 中原文化研究, 2015, 3(6): 96-103.
- [50] 海南岛黎苗民物展览会缘起[J]. 民报, 1937-04-24(10).
- [51] 许迪. 本校校庆纪念日民俗标本室巡礼[J]. 国立暨南大学校刊, 1948(17-18): 14-15.
- [52] 刘咸. 台湾高山族民俗展的意义[N]. 申报, 1948-05-14(2).